

資治通鑑補正

齊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列國紀十五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粲
後學吳郡嚴粲

丙唐王從珂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閏主祀
申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吳吳國漢凡五國制南吳越湖南凡三鎮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

帥見上卷上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從珂立子重美為雍王
癸丑唐主從珂以十春

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代會要曰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暫還歸欲與石郎反

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唐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允孫性謹儒中書事多

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唐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

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從珂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凝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

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榮觀望邪計將安

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
贊華降見

七卷唐長興元年求前刺見
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離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

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

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括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唐

主唐主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唐主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

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唐主意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粲
後學吳郡嚴粲

遂變我豈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情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

今日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

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唐主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強項有視

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唐主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遣出自是羣臣不敢復

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跡之也呂琦為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疎吳徐知誥以其子

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邱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閩主王昶改元通文立賢妃

李氏為皇后即李春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果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馬

希範言其收眾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為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秦州貞觀

八年改為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往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

州希果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鎮全義鎮在桂州全義縣即始安嶺也謝曰希果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

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果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果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自蒙州

引去徙希果知朗州為希範殺希果張本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高從誨以荆南三州介古唐吳蜀之間其地三面馬步唐主與執

子其有以也夫初石敬瑭欲嘗唐主從珂之意累表自便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唐主與執

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嵩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唐主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辭

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有盡言以臣

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

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

除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

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治鄆州敬瑭

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十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

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暮

僚段希克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

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

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

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

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

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維翰洛陽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

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棄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以他途求仕者維翰慨

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徹則改業耳竟以進士及第先是唐主從珂疑石敬瑭以羽林

將軍寶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畱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陽縣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敬瑭

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侍之汝輩

勿言蓋以彥詢為人沈厚故不疑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并潞二鎮接壤故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上表論唐主養子

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從益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

即謂閔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許王之言何人冒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

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

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

資台通監浦王

卷一百一

後列國紀十五

二

使楊光遠為副部署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

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十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張敬達將兵

三萬營於晉安鄉晉安鄉在晉陽城南僻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

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安氏輩從與石瑭敬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

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

殺朗不克帥其眾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

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天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

存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敬

瑭使人招之重榮已許諾而母兄不欲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于百步而射之祝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

中又立一箭而祝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母兄乃許之遂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唐以宋審

虔為甯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度宿衛唐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延皓唐主

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發丑未明帥眾攻牙城克

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

從珂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吳太侔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

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從珂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

新命尋有詔從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

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恩當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

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喬聞

敬瑭與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彭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

七月戊子獲重殷重喬誅之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喬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從賓所殺實歸誤也錄云石諱妹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入敬瑭子即位後為張

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并族所匿之家庚寅楚王馬希範自桂州北還唐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

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

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丁未唐范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

誅其黨七指揮唐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口北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其

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閻使求救於契丹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閻道超契

丹帳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

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

從既而表至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大喜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八月己未唐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唐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

唐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

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顧明

公簡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辨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戊寅唐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

面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唐主從珂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揚光遠謂琦曰願附秦

陛下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唐主甚悅及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

援屢成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中

亦日窘儲浸乏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崞縣縣史揚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

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河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治州人也辛丑德光至晉陽陳於汾北口考與曰案幽州北山口名虎北

陳於虎北口平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名虎北口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

明日議戰未晚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

審琦以步兵陳於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汾曲汾水之曲也契丹涉

水而去唐兵循岸契丹伏兵自陳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

寨契丹縱兵乘之唐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

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唐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德光德光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

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也德光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鴈門有東陞西陞之險伏兵險要則吾不

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

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

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等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皆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

過跬步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

通唐主從珂大懼遣彰聖都持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

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即邢州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欲使

鉤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耀州防禦使合西路戍兵之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為糾故凡合集兵眾者謂

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德光移帳晉安寨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

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章代陛下北行曰唐主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

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章代陛下北行曰唐主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

使劉延朗皆勸唐主行唐主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眾議首用卿

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

後援大軍謂晉安寨之軍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

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侵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

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河陽天下津要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

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趙延壽時為樞密使因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

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澤州當太行之道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

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互遣延壽會之唐主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

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唐主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忠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

騎兵赴圍柏谷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圍柏谷唐主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唐如意元年分

要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李贊華時在洛陽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德約分兵送之自幽

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

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

墮地冬十月壬戌唐主從珂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

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

而民間大擾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從珂命自飛狐躍契丹後鈞其部落德鈞

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號勇若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唐主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

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其眾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使邀與偕

行董溫琪時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

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劉冀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即劉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宗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十一月戊子

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唐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

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唐改正西唐薛史作西唐唐史作西唐通鑑誤作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從珂遣呂琦賜

德鈞敕告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追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園柏谷口癸巳

吳主楊溥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唐前坊州刺史劉景嚴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

有下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

期閱之於野景嚴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眾懼殺漢章奉景嚴為留後唐主從珂不獲已丁酉以

景嚴為彰武畱後契丹主耶律德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必

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德光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蓋以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割幽薊瀛莫澤檀順新為儒武雲應蒙

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儒武雲應蒙天咸元年以興唐軍置蒙州領蒙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

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闕隘可守漢建安喪亂棄涇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

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繼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取營平自同光以來

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晉主石敬瑭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北清泰三年也而以

王為大赦救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即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

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賈貞固為翰林學士白水縣屬

同州宋曰白水縣漢栗色又為漢衛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在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德光雖軍柳林

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冬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

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日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

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唐主從珂曰延壽方擊則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

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聞

月趙延壽獻契丹所賜詔及甲馬弓劍於唐主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

書厚以金帛賂德光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

東德光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欲許德鈞

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德鈞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

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也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誑妄

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德光曰爾見捕鼠者

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蓄人乎德光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

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令左傳晉侯使韓宣惠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閒或予或奪二三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德光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

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唐吏部侍郎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

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

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同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即萬

後列國紀十五

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即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

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柏雖有鐵障路達平達則可得而至晉安寨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從珂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

之晚矣唐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奔鄜州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唐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

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木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唐史曰張敬達使馬可怕淘糞者淘馬糞中草

餉便以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為之張生鐵達小字生鐵揚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丹

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自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

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圍敬達常引壯騎尾而

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伺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

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

曰汝輩亦大惡漢補註自古驅逐北胡者莫威于秦皇漢武故胡人畏之自漢以前率謂中國為秦中國人為秦人

人稱曰好漢此曰大惡自漢以後率謂中國為漢中國人為漢人亦為之漢子相沿故久遂以漢為男子之稱故雄傑之

漢者言猛烈漢子也不用監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德光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

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十鎧仗五千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晉主石敬瑭

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言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

主從珂詔勞北軍北軍謂雁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

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自五台縣東南自鎮州三將行丁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呂琦

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州兵所丁審琦遂降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謂晉主石敬瑭曰桑

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使事以楊光

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用之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晉主石敬瑭

與契丹主耶律德光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字守河東咨于德光德光令晉主盡出諸子自責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
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德光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惡守太原伊河東即度使

契丹以其將高謀漢為先鋒與降卒皆進降卒唐晉安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瑁劉

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從珂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議以天雄

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唐主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時范延光鎮魏州召崧謀之

薛文遇不知而繼至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唐主怒變色崧躍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

肉寒動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薛文遇于起事之初及即位使之舊謀議

為顛遇為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問陽關北軍敗北軍謂趙德鈞符彥饒等屯團柏之兵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

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官自還乃出

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自河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兩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

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養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

之安祿山反于幽州幽州南向京輔自居易晉主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使還潞州先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

易歌之以為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也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以侍軍上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

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以侍軍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重駕

甲戌晉主與德光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與高行周德光慰諭之父子拜晉主于馬首追曰別後安否晉主不願亦不

與之言以其欲爭為帝恨之也德光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德光命盡殺之子西郊幽州西郊也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晉主將發上黨德光舉酒屬晉主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

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甚懼我今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南太相溫契丹將名河梁即河陽臨汝異日靈帝實錄作高

議翰范質隨范作高謀年翰歐陽史作高翰蓋蕃召太相溫漢名高謀韓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山

下大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晉主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曰貂裘以衣晉主貂出于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陸

佃碑雅曰貂亦鼠類蟬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

毛者其皮暖於狐貉

無大故勿棄也德鈞至契丹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太原德鈞曰奉

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

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田宅何在德鈞以獻者也

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厲與延

壽俱入契丹德光復以為翰林學士張厲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厲督趙延壽進軍與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從

珂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師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雄建節度副使田承肇帥

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

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

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晉主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唐符彥饒張彥珪至河陽密言于

唐主從珂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長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

河陽南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秦繼昱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晉主石敬瑭至河陽

畏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畏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彭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彭聖軍蓋留戍河陽者晉主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從

珂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珪宣徽南院使劉延明將千餘騎至白司馬阪

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于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南四將謂審虔等四人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石敬瑭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

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雅王重美及宗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劉皇宮積薪欲燒宮室重美

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曹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

夫姑夫謂晉王也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遂赴火死淑妃乃與許王從孫匿于球場獲免是日

晚晉主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慰而釋之乃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于

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晉主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

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置諸州財賦為三上一共輸之三京師以供上用也

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節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晉主敬瑭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台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

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奸邪貪畏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元孫樞

密使房嵩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允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

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于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陽之南山捕得殺之又斬張延

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閩人聞唐主從珂之亡嘆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

怨毒其君蜀主孟昶好打毬走馬又喜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

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台省官當擇清流蜀主數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蜀主

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邪十二月乙酉朔晉主敬瑭如河陽餞太

相溫及契丹兵歸國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廢人丁亥晉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晉曹州刺史鄭阮貪

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族其家辛卯晉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初唐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

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主從珂以為靖難節度使及晉主敬瑭與契丹修好既與

燕雲等十六州恐其復取靈武矣已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希崇數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初成德節度

後列國紀十五

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秘瓊為腹心平山縣屬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元宗改鹿泉縣為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

州西六十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與董溫琪同瓊殺盡溫琪家人瘞于一坎而取其貨唐有齒以焚其身

延光所自稱劉後表於晉主託言軍亂晉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晉詔贈李贊華王遣

使送其喪歸國代州刺史張朗將其眾入朝于晉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庚子晉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

以皇城使晉陽周瓊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瓊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竄以避事見棄猶勝寵獲幸晉主敬瑭許之

晉主敬瑭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盧變也晉改興唐府曰唐晉府晉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晉主敬瑭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奔唐見二心不自安乃遣使送

款于吳文進居鎮頗有蓋政兵民皆愛之及其將行從數騎徧歷諸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奔廣

陵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死之帥眾推戴本

謂家人曰我受先王太恩楊行密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殺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宏祚疆之不得已

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楊溥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宗齊邱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

元勳行密廟號太祖今日掃地矣于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宮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王建

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龍德二年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八十一

宋涑水司馬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六

丁酉晉天福元年南唐烈祖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南唐代凡五國三鎮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日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歷耳晉

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園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為威德節度使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遣引進使王景崇

論瓊以利害重榮以契丹將趙思溫借如鎮州瓊不敢拒命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景崇邠州人也契丹

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攷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李崧呂琦逃匿于伊闕民間晉主敬瑭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

德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長興三年亦不責琦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琦感趙王恩終身事之如父王病琦親嘗藥扶持不離左右及王卒教其子文度如己子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

令范延光素與唐潞王相善故為之盡力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還魏州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

在閏十一月雖奉表請降於晉而內不自安乃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

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為范延光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天寶元年丁卯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東北二百五十里丁卯

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晉主敬瑭不問戊寅晉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兼維翰兼樞密使時

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及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

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庫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

安吳太子楊璉納齊王徐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南府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改名牙城曰宮城廳